

有一次，我回山里老家过中元节，想着高铁马上就通车了，正好可以带母亲进城看热闹，不巧，母亲突然生病了。

高铁开通一个月后，回家跟母亲讲高铁的事，拿手机给她看通车那天人山人海、欢天喜地的场面。我告诉母亲，这种火车每小时走350公里。我怕母亲不理解，又给她举例：“假如坐高铁从县城回来，8分钟就到家了。”

母亲听了，乐呵呵地说：“哟，如果我煨玉米等你，煨熟你就到家了。”

接着母亲话锋一转，问：“坐这个火车去钦州、北海你大舅三舅家，要多久呀？”

我说：“那也是煮熟两锅玉米的时间！”

陪母亲聊完天，我不禁想起了许多往事。

44年前的那个腊月，宜山县（今宜州区）的亲戚来我家，在罗城矿务局当工人的两位舅舅几年没回家了，母亲让亲戚带她去探望他们。当时从山里的家去往罗城，两头得在都安县城过夜。母亲到宜山住一宿，再让亲戚带她在宜山坐绿皮火车去罗城，她用了三天才见到舅舅。

那天，从宜山开往都安县城的客车一路风尘仆仆，怀有身孕的母亲，一路吐得翻江倒海，下车后已经虚脱，她捂着肚子跑到墙角干呕一阵后，看着眼前亲戚送的60斤大米，累得只想倒头就睡。但母亲舍不得1块5毛钱的住宿费，她挑着担子，绕过车站前面的澄江旅社，赶往30里外的表哥家去投宿。母亲挑着大米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走一歇一程，凌晨1点才来到表哥家。

那是母亲第一次远行。差不多半个世纪了，每次忆起，母亲总是自豪多于心酸，因为她是屯里第二个坐绿皮火车的人。

屯里第一个坐绿皮火车的人是三伯。三伯的大儿子在河池市贡水水电厂当工人，他去看望堂哥坐的是绿皮火车。三伯第一次去看堂哥回来，乡亲们围着他，听他讲在堂哥那里吃包子、面条、米粉和坐火车的事。三伯说：“坐火车根本感觉不到它在跑，一杯水端放在台上，一丝



波纹都没有。上车一落座人就像喝玉米酒一样酥，眼一闭就睡着了。”

我问三伯：“你见过火车司机吗？”

“怎么不见？他还和我握手，他的手指比我们的手指长。火车的方向盘像大竹帽那么大。”三伯绘声绘色。

听三伯讲一遍还不过瘾，为了能多听几遍，晚上我还跟三伯睡在一起，梦中我追着火车奔跑，火车回头朝我微笑。

上学后，有谁欺负我，我就说，我妈坐过火车哩！我经常把从课文《蔡永祥叔叔的故事》和电影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里火车的模样说给母亲听，制作火车模型给母亲看。在山坡上，我砍来竹子，用小刀刻出节纹，做成“火车”。在家里，我到山边挖来黏泥捏成小块，用竹签串成“火车”，车上还载着“柴草”“牲畜”和“庄稼”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多次乘坐绿皮火车，母亲也因为去罗城探望舅舅坐上了火车。我们母子做梦也想不到，高铁会通过家门口，而84岁的母亲，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

今年“五一”长假，我接母亲来县城，带她逛高铁站前公园。来到站前广场，我说：“高铁开通，我们出行方便了，外面的人来都安旅游也多

了……”正说着，脚下一阵微颤，隆隆的声音由远及近，短短几秒钟，列车已经披着阳光进站。我告诉母亲，列车是从南宁来的，那是去舅舅家的方向。

母亲望着列车穿越而过的群山，脸上挂满憧憬。而我知道母亲在憧憬什么。

两位舅舅退休后，大舅定居在北海，三舅定居在钦州。交通方便了，这些年他们多次回里，母亲和舅舅见面次数虽然多了，但母亲很想知道，舅舅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是啥模样。因为母亲一坐汽车就晕，她的心愿一直无法实现。

游完高铁站前公园，我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早点睡，明天我带你去坐火车！”母亲问：“要去哪里？”我说去了你就知道。接着我让女儿网购了我和母亲到钦州的车票。第二天母亲起得特别早，像小时候我要赶圩买新衣服一样高兴。

来到候车区，瘦小的母亲像一个怕走丢的小孩紧紧靠着我。握着母亲干枯冰凉的手，我记不清那次她坐绿皮火车时，这双手的具体模样，但我永远记得，40岁的母亲，双手是多么的有力、温暖。

1941年初冬，母亲出生在小山村一间破烂

的木瓦房里。紧接着，外婆又紧锣密鼓地给母亲生了4个弟弟。母亲刚满7岁外公就去世，不到一年，外婆也跟着外公的后脚跟走了。

送走外婆后，母亲就喊老师退学回家，跟爷爷干农活，母亲擦着5毛钱从学校哭到家。从那天开始，刚碗架高的母亲便成了爷爷的小帮手，砍柴、割草、挑水、喂猪、烧火做饭，样样都做。爷爷还给她修了一根挑草扁担，编了小箩筐，打制一把矮脚踏犁，家里所有牛犁不了的小块山地，都是她一个人用脚踏犁一踏一踏地翻完。寒冬腊月，爷爷犁地，她提着竹篓弯腰跟在爷爷的身后捡红薯，冰冷的泥巴粘满她皲裂的小手……

突然，我的思绪被列车的到站声打断。列车抵达南宁东站，我们转乘开往钦州的列车，半个小时后，列车驶进钦州站。10多分钟，我们来到了钦州市三舅的家。

母亲在三舅的家里走走看看，她一改午睡的习惯，跟三舅聊个不停。晚上，三舅带我们去游览林湖公园。在凉亭里，在廊桥上，在竹林边，母亲快乐的身影定格在手机相册里，她开心得像个小姑娘。

住了两天，我们又坐动车去北海。晚上，大舅带我们到海景大道去看海。母亲站在海边，凭栏而立，海风撩起她的银丝，如昼的灯光照亮了她。大海怎么也想不到，那天晚上，住在山里的母亲成了它的观光客。

在返程的列车上，母亲像一位还愿归来的老人，安详而愉悦。我说：“妈，这回你多住几天。12月15日是都安瑶族自治县70周年县庆，我越来越忙，年节前我很少能回老家看你了。”

母亲说：“都安瑶族自治县成立时，我刚14岁，那天，我和爷爷挑山货来县城卖，大街小巷敲锣打鼓了一天，一转眼70年过去了，现在生活越来越好。”

我说：“妈，到都安80大庆90大庆的时候，都安会更好，你一定能看到的！”

母亲开心地笑了。



## 灶 台

□ 祁海莲

记忆中，小时候的灶台总是充满温情。我们守在柴火旁，看着父母蒸煮家养的土鸡土鸭，炊烟袅袅，香气四溢。驻足观看间，恨不得立即抓起一个鸡腿或鸭腿，享受大快朵颐的欢欣。

其时，我最喜欢清晨在灶台边帮忙烧着柴火，看着父母制作白切粉，拌浆、上托、蒸煮、晾晒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。灶台里的火苗在柴火间跳跃，偶尔发出的“砰砰”声，仿若一首美妙的晨间清曲，令人热情澎湃。我还经常在小镇圩日时跟随父亲到街上去卖粉。小镇的圩日总是那么热闹，菜市烟火味十足，街上杂货品种琳琅满目，人们来来往往，给人无限遐想。每次这样的圩日，我总是在放学后背着书包来到父母经营的粉摊，写着作业，闻着清油（花生油）拌粉的清香，看着父母在摊口上忙忙碌碌的身影，卷粉、切粉、浇味、淋油，心里总是格外踏实。镇上到摊上吃粉的顾客，不论是村里的或是邻村的，认识的或是不认识的，都沉浸在农家白切粉的美味当中，边吃边聊，谈笑不断。我无比喜欢镇圩这种热闹，长大后回家乡，我也总会到镇圩各处转转，寻找喜欢的美食，享受故乡带给我的温馨。

彼时，我们这些孩童，自是时刻浸润于美食之中，缺吃少穿的情况是不存在的。外出求学后，对美食的追逐并未减少，在玉林求学时，常常跟着当地的同学一起到十字街各处搜寻美食，尽情享受当地牛巴粉、臭豆腐、卤鸡爪等一类街头美味，每年的玉博会美食节，我更是不会缺席。然而，想起家中灶台烧制的饭菜，犹觉口有余香。每次回到家中，父母也总是围着柴火灶台给我们制作可口的食物。说是美食，其实不过是农村的家常菜罢了，但柴火灶台烧制出来的饭菜，入口却倍感美味。

也许是父母一直勤于灶台美食的缘故，我的骨子里不知何时也已刻入了“爱灶台”“造美食”的因子，成家后更是沉浸其中，不亦乐乎。闲暇之时，除了沉浸于自己喜欢的书籍外，最爱最享受的事情便是一头扎进厨房，围着灶台制作各种自己、爱人和孩子喜欢的美食，小小煤气灶台成为我每日为生活添香的乐园，从菜品到面食，从蒸煮到卤制，做做、品品、尝尝，乐此不疲。有时，我会花费整整一上午或一个晚上，只为让孩子们尝到那份舌尖上的美味。

其实，灶台前的忙碌，一点一滴，一盆一钵，一铲一勺，一揉一捏，都有看门道，无不像书籍的研读，需要全身心投入，细细磨，深深悟。灶台前的“小火慢炖”，仿若读书时的“细斟慢酌”，将心沉下来，把精力投进去，方能领悟其义。

人生，又何曾不是这样？每个人的人生，都有一个这样的“灶台”，阳光烂漫时、纷飞风雨中、漫漫长夜里，凡此种种，何不像我们人生的“灶台”？

我们在“灶台”前脚步匆匆，追赶时间的刻度。匆匆忙忙间，我们可能错过了晨间露水在草叶上的折射，忽略了晚风拂过窗台时的温柔，可能错过了家人欢聚的小幸福。从灶台到生活中的其他场景，我明白了，人生从来不是一场竞速赛，而像烹饪美食的过程，需要偶尔放慢速度，细品百味，才能开启与自己的对话，更好地体味生活的精彩。

## 乙巳重阳感怀

梁柳宁

摒尽浮华远玉珂，菊香无意掩残荷。  
临风把盏追年少，负手凭阑瞰逝波。  
雁字题秋山骨黛，云纱浣影水粼酡。  
桑榆未晚霞千缕，古木精雕尚可磨。

## 山 行

孔令济

三阳开泰景和明，六龙回日晚天晴。  
游人络绎向峰峦，尽览春熙畅逸情。  
草木苍苍失古道，英华菲菲漫芳汀。  
可怜青春方始至，忽惊时序已遥征。

## 苏 州 印 痕

□ 陆若冰

杭州、苏州、南京、上海，一连几天走了好几座城市。我原先对苏州是了解最少的，也是最没有期待的，可苏州却最让人惊喜。

苏州天气热，却不像杭州那般干燥炎热，让人一出门就忍不住眉头紧锁。在苏州，即使没有任何防晒遮挡，也只是让人微微蹙眉，将苏州的一草一木收拢在眯起的视线里。你可以看见小桥流水人家，古井老树相依。即便是在现代化的柏油路旁，也依然有旧时的小桥，桥下流水如秋叶般轻缓飘动。

在苏州城里，我们住的酒店斜对面就是颇为有名的文化古街。踏着古老的青石板，感受着历史风雨的痕迹。闲庭信步中，不再有那赶集般的紧促。就在沉浸在观赏之中时，不经意的一个转头，我看见了一个小巷口，墙上贴着指引性的文字：苏绣团扇博物馆，向前200米。好奇心推着我转身往巷子里走。感谢这一张指示牌，感谢自己那一瞬间的不经意，让我见到了自己心之所念的苏绣团扇。那些团扇，针脚细密如呼吸，鸟兽花鸟仿佛随时会从绢面一跃而出。

从博物馆出来，地面仍旧铺着矩形的青石板，一块一块的，一直向前延伸。走着走着，看到不远处有几扇门，全都是对开有门槛的样式。其中一扇，门口有两座小石兽，门是朱红漆的，还有金色的兽面铺首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被一种深厚的历史气息包裹了，指尖轻触，似有沉甸甸的文化分量凝于手上。等我晃过神来，左边出现了一家小卖部，没有什么货架，只有一两个冰柜，也是颇为老旧的样式。店主坐在门口的竹椅上，悠闲地闭目养神。眼前的这股烟火气让人动容，恍惚间，我仿佛看见一位老奶奶颤着脚走来……或许，这深巷里，历史与生活早已水乳交融。

来苏州前，我曾向往上海的通明灯火，幻想杭州的“人间天堂”，期待南京的金陵遗韵，却未曾料想，这座起初以为最无波澜的城，反倒赠我以最深的感动。

因为她让历史有了可触摸的温度，让惊喜不期而遇。



▲ 苏州山塘街夜景。 山今 摄